



老皮箱

王彦平 文/图

一只深棕色的旧皮箱，在我家长久静立着，仿佛时间落下的一枚印记。它沉默地伏在灰尘里，像久居于此的一位老友，无声却饱含言语。每当我的目光拂过它斑驳的皮面，那纵横的裂纹像幅褪色的地图，瞬间将心魂拽进尘封的岁月。

这只皮箱是真的老了。皮面布满岁月摩挲出的细纹，四角包裹的铜片已褪尽光泽，泛着暗哑的绿，却仍牢牢护着箱体。两侧提手处的皮革被磨得薄而发亮，那是在风尘仆仆的旅途里刻下的痕迹，藏着太多人在路途中的冷暖。

听爷爷说，这曾是他年轻时唯一的行囊。当年，他决意背井离乡去探寻生路，这小小的皮箱，装着他全部的家当与勇气。每当提起它，爷爷的眼睛便亮起一种遥远而温润的光，仿佛又看见年轻时那个倔强的自己。他说，箱子里曾仔细叠着几件打着补丁的粗布衣，还有从牙缝里省下的几块干粮——那便是他走南闯北的全部底气。

我总忍不住想象：当年，一个年轻的身影提着这沉甸甸的皮箱，走在故乡尘土飞扬的路上，箱子随着他的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颠簸。累了便停下，将皮箱轻轻放在脚边，擦去额头的汗，歇口气又重新提起，朝着渺茫的前程继续走。这皮箱陪他挤过颠簸的马车，住过嘈杂的车马店，默默见证着一个青涩少年，在生活的摔打中慢慢挺直脊梁，成了撑起整个家的顶梁柱。

后来，我趁着家里没人，费力把皮箱从高处搬下来。掀开箱盖，一股陈旧气息扑面而来，像岁月轻轻叹出的一口气。箱底躺着几张泛黄的纸片，字迹早已模糊不清，还有一枚旧怀表。那表针早已在某个不知名的时刻停摆，表盖却还能轻轻弹开。我将它贴在耳边，虽然听不见那滴答的声响，却分明听见了旧日时光里，那低沉而执着的心音，它属于那远去的时代。

如今，我们出行，轻便的拉杆箱轮子滑过地面，样式新颖，功能齐全。可这只沉默的老皮箱，装下的哪里只是几件旧衣和一块停摆的怀表？它盛满了一段厚重历史的分量，盛满了逝去岁月里无声的艰辛，还有不曾熄灭的渴望。它像一座微型的时光桥，让我们能触摸到过往粗粝却真实的温度：碗里的白米，浸着前人在寒霜里攥紧粮票的体温；衣橱里的新衣，是从昔日打补丁的粗布里，一点点织出的希望。这皮箱是历史无声的证人，让我们看清来路，更懂今日衣食的珍贵。

每次与它目光相对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致意，像问候一位饱经沧桑却依旧挺立的长者。它静静待在高处，守着那段容易被忽略的旧时光。而我，也会怀着满心的虔敬，把这老物件背后的故事，把爷爷那辈人刻在上面的艰辛足迹，一代代讲下去——原来老物件里藏着岁月的重量，悄悄压在后来者心上；它默默守候，只为把过去沉甸甸的温度，稳稳递到我们张开的掌心里。



半高处和平台上，摆着相同主题但图案不同的装饰。“月老广场”里的台阶宽大美观，能容下不少人，既能歇脚又适合拍照。我想，要是在这儿办场婚礼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半高处的红色圆拱长廊下，摆着银色靠背椅，又是一处别致景观。顺着台阶往上走，到了外环路边的小道，一个个美景向远处延伸着：红色连心座椅、长方形结婚证装饰、硕大的“囍”字、银色心形连拱依次排开，像在指引人们走向幸福殿堂。美景引来了不少拍照的人，我帮一家三口拍完照，年轻人也热情地为我们拍了几张，红彤彤的景致裹着人，满心都是喜气。

继续西行，便到了“悦动时光广场”。这里摆放着各种体育活动器材：篮球架、乒乓球台立在一旁，翘翘板、木马供孩子们嬉闹，彩色步道绕着场地铺展开。周围的人们，有的唱歌、有的跳广场舞、有的打太极拳，处处是欢声笑语。这里成了百姓最爱来的休闲地。

走在迎泽大街上，大小景点里和路边总少不了举着“志愿者服务队”红旗的年轻人。他们忙着维持秩序、服务路人，让人心里暖暖的。我忽然明白，社会的安宁、国家的发展是要靠大家来维护来建设的。愿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！



“月老广场”一隅



作者夫妇在“月老广场”

街头有暖意
步步皆风景

陈士琴 文/图

9月15日，秋日和煦的阳光下，我和老伴踏上刚开通数日的迎泽大街西段，徒步向西游览。

路口那棵矗立在道路中央的大槐树依旧挺拔，远看树下草坪似是垫高了些。我向路边执勤人员问道：“怎么没见介绍这棵古槐的牌子？”他笑着答：“没留意过，不过打我记事起，这树就一直在。”我也乐了：“我来到这个城市，看了快70年了，它最少有500年的历史了！”国槐本就是太原的市树，除了晋祠公园，还有好几条街上都藏着这样千百年的古树。这段小插曲，倒让我格外留意起迎泽大街的新变化。

宽阔笔直的街道上，车辆平稳穿行；路边人行道整洁有序。几处竖立的牌子吸引了我的目光，“外卖骑手停车区域”“非机动车停放区”，外卖小哥终于有了安心等候的地方；过往行人有了免费放置自行车、电动车的固定区域，还有专人看管，贴心又暖心。再往前走，工人正忙着安装实木座椅，厚实的木料看着就舒服；路边的大树也裹上了三层特制保暖“外衣”，再也不怕过冬受寒。

人们说，迎泽大街三步一景，十步一园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沿着南侧人行道，走到了“月老广场”。步入其间，人行道的地面、

阳台上的惊喜

郭爱川 文/图

的卷须更是四处探着、攀着，缠到了旁边的花盆上。想着它叫“满地爬”，我就没特意搭架子。

起初我还常留意，可总只开花不见果，慢慢也就不抱奢望了，能看看这抹绿色也挺好，结不结果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可真听到“结了小黄瓜”，心里还是忍不住雀跃，好奇这黄瓜到底多小、长什么样。老家的黄瓜我见得多了，花蒂下总会挂着细细弯弯的小黄瓜，也就小指头长短，可一夜过去就能蹿长一截。可我在花盆里找了半天，除了叶子就是花，压根没见小黄瓜的影子。最后还是欢爸指了指，我才看清：哦，原来它长在这儿！

黄瓜的藤蔓从花盆里钻出来，缠缠绕绕越过柠檬树和龙骨，又爬到窗台的晒茶叶盒上，再垂下去。离地面半尺远的地方，就吊着那根小黄瓜，一寸来长，是水果黄瓜的模样，稍稍显胖，根部绿油油的泛着光，顶端的黄花虽不那么明艳了，五个小花瓣却还齐整整的，透着股秀气。

中午到阳台擦地时，我又有了新发现，忍不住惊呼：“呀，这个结得更大！”在穿心莲的花盆沿边，竟

坠着另一根黄瓜，有两三寸长，胖墩墩的，绿中带点微黄，下端还有几个不明显的小白点。它混在从盆里溢出来的穿心莲丛中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这分明是已经成熟的黄瓜了，真不知它什么时候悄悄长出来的，太出乎意料了。

这根黄瓜，正是之前移栽出去的那2棵苗结的。它们之前长势一直不如原盆里的，许是因为摆在阳台西窗边，通风和光照更充足，如今倒有了“后起之秀”的势头：开满小黄花的小苗爬上穿心莲盆，有的缠到山茶花枝上，还有的攀着西窗的纱窗往上长。绿纱窗上，硕大的黄瓜叶铺着，枝蔓间缀着朵朵明黄的小花，活脱脱一幅美丽的画。

那天，我又有了新发现。藤蔓上的卷须，细得像线，却韧得像丝，能伸能绕，把藤蔓牢牢固定在花枝上、花盆边，甚至纱窗上，竟是在悄悄引领着藤蔓的走向，帮它们拓展生存的空间；在窗边的藤蔓间，又冒出两个更小的黄瓜，绿绿的，只有婴儿小指头那么大。看着这嫩嫩的新生命，心里又软又暖，忍不住感叹：这小小的植物，可真神奇！



一大早，欢爸给阳台上的花浇水时发现：“结了一根小黄瓜。”“真的？这黄瓜终于结了。”我种黄瓜还是第一次。

黄瓜种名叫“满地爬”，名字有趣又透着股热闹劲儿，包装纸上的图更有说服力：地上满满结着翠绿的黄瓜，一对一对的，瓜比藤蔓还多。别说“满地爬”，就算能“满盆爬”，我也知足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冒出了一个小芽，茁壮的样子看着就让人欢喜。后来，前后长出5棵苗，等它们稍大些，我便分了2棵移栽到另一个花盆里。黄瓜的叶子是掌形的，绿茵茵、胖乎乎的，没多久就铺满了大花盆，藤蔓还一个劲儿往外伸，开出细碎、明艳的小黄花，细细